

国图藏元至正七年本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发微*

杨志飞

内容摘要:国图藏元至正七年本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先后经清代允祥的安乐堂、弘晓的明善堂、杨氏海源阁到北平图书馆,再到今国家图书馆,递藏有序。从版式、刊记、刻工、字体推测,至正七年本应是元浙本。将至正七年本与五山版、宣德本、万历本等对勘可知,是书在至正四年初次刊刻,后念常又在初刻本基础上进行了增补,是为至正七年释念常募刻本。作为最终定本的至正七年本较为晚出,时初刻本已广泛流传,五山版、宣德本、万历本、《永乐北藏》本等皆从初刻本衍出,而至正七年本传本极少,弥足珍贵。

关键词:《佛祖历代通载》 念常 至正七年本 五山版 宣德本

《佛祖历代通载》,凡二十二卷(或三十六卷),元代至正初年大中祥符禅寺住持念常撰。念常(1282-?),号梅屋,俗姓黄氏,世居华亭,年十二出家于平江圆明院,博究群书,后参晦机元熙(1238-1319)座下有悟,延祐三年(1316)住持嘉兴大中祥符寺。师精通内义,外博群书,取佛祖住世之本末,传授之源流,依时君世主之年月,撰成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廿二卷,行于丛林。是书形式上以宋代释志磐之《佛祖统纪·法运通塞志》为蓝本,内容则以禅宗为佛教正统,上起七佛,下至元顺帝至正四年(1344)^①,广载佛教史实,对历代皇室臣僚兴废佛教事迹及有关撰述文书、佛僧译经、著述及佛教活动等,皆按年代先后记述,是一部重要的编年体佛教史书。

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至正七年(1347)释念常募刻本,是目前所知唯一一部首尾完整的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元刊本。国图先后两次将该本影印,分别收录于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77册、《中华再造善本》金元编子部,惜未引起

*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汉文佛教史学名著《佛祖历代通载》整理与研究”(批准号:16CZJ004)阶段性成果。

① 诸本《佛祖历代通载》所载史实皆止于元统元年(1333),唯至正七年本止于至正四年(1344)。

学界注意^①。本文依据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本^②，在对勘至正七年本与传世诸本的基础上，对其版本特征、序跋、递藏源流、刊记、刻工、增补内容等进行考察，认为《佛祖历代通载》的初刻本刻于至正四年，现已不存，日本南北朝（1336-1392）刊五山版、明宣德五年（1430）本等二十二卷本以及《永乐北藏》本等三十六卷本^③皆源于此。至正四年初刻本问世后不久，作者念常亲自进行修订和补充，形成至正七年本，这也是现存诸本中内容最完整的最终定本。增订本后出，时初刻本已广泛流传，传世诸本皆从初刻本辗转翻刻而出，而增订本之传本则稀如星凤，故价值弥足珍贵。

一、至正七年本《佛祖历代通载》概貌

国图藏元至正七年（1347）释念常募刻本《佛祖历代通载》，二十二卷，二十册，内容完整。框高21.9厘米，宽13.5厘米，半叶10行，行20字，小字双行同，细黑口，左右双边。版心记“通载×卷”及页码，版心下记刻工姓名，多为略称。字体为赵体。

书前有至正元年（1341）六月十一日微笑庵道人虞集《佛祖历代通载序》、“板留嘉兴城东云门庵印行”牌记、至正七年五月五日释念常自撰《佛祖历代通载略例叙》、发愿文。各卷正文之前有独立的目录，卷首有“吴郡朱显卿刊”一行，各卷末有“比丘一清书”字样。书末有至正三年（1343）十月上天竺住持沙门本无《佛祖历代通载后序》、至正三年春前四明阿育王山住持比丘正印、至正三年秋径山守忠所作的跋。

古籍中的刊记与刻工，往往可提供刊刻的时间、地点等重要信息。至正七年本中现存六条刊记，今赅录如下：

比丘念常回施/平江路治中也先不花相公看藏经寸钱壹拾/定，刊通载二卷，功德祝贡/，相公辛巳本命星官/，夫人忽都的斤，壬午本命星官，合家本命星官/。伏愿紫绶金章，永股肱于/王室；芝兰玉树，盈轩盖于高门。（念常《佛祖历代通载略例叙》后）

平江路在城宁府文寿舍人施钞四定助刊/此卷。所冀桂子流芳，即拜/金门之诏/；萱堂戏采，早越玉筍之班。（卷十五末）

中兴万寿住持比丘良弼、宝幢住持比丘绍隆/、惠日住持比丘明玉、龙兴寺比丘庆闲/，各助钞壹锭，共刊此卷，所冀惠日与/舜日同辉，皇风与祖

①学界所用《佛祖历代通载》，多为《大正藏》本。目力所及，利用至正七年本者只有周裕锴《维摩方丈与随身丛林——宋僧庵堂道号的符号学阐释》（《第四届佛教文献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杭州，2016年11月4日至7日，第83页）。

②在本文讨论中，因条件所限，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《中华再造善本》收录的元至正七年释念常募刻本《佛祖历代通载》等同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，一律称“至正七年本”。

③以五山版、宣德本为代表的二十二卷本系统与以《永乐北藏》本为代表的三十六卷本系统，区别在于卷帙之分合，内容则无差异。

风并扇。(卷十九末)

平江妙湛住持比丘尼如海助钞叁锭/,耆旧比丘尼智深助钞壹锭/,共刊此卷,伏愿志超佛行,道继祖/灯,真常一性,圆明福惠,二严克备。(卷二十末)

平江虎丘住持比丘普明助刊此卷,与/佛光普照以无穷,希祖道联芳而益永。(卷二十一末)

平江卧佛前住持比丘传教助钞肆锭,镂版一/卷,所冀佛日与帝日长明,金轮共法轮常转者。(卷二十二末)

从以上刊记可知,该本是释念常募刻本,出资助刊者或为官员,或为居士,或为住持,或为普通僧尼,所属寺院不同,身份亦各异,但都属于平江路。平江路即今苏州,宋政和三年(1113)为平江府,元至元十三年(1276)改为平江路,明初又改为苏州府。念常世居苏州华亭,年十二依苏州圆明院僧人体志出家,元贞元年(1290)之后遍游江浙大丛林,博究群经,宿经硕德皆以礼罗延之。至治三年(1323),赴京写金字藏经,自京而回,又主苏州万寿法席。因此,念常与苏州的渊源极深,当他为刊刻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募缘时,苏州的旧知故友纷纷施资,共襄盛举。由牌记“板留嘉兴城东云门庵印行”可知刊刻的地点在嘉兴城东的云门庵,这里也是刻竣后版片的存藏之地。

至正七年本共二十二卷,除卷五、十三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外,其余各卷的部分叶面留有刻工姓名,但多系略称,其中可确考的有朱显卿、朱仁卿、古月、沈元。检《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》^①,可知朱显卿、沈元是元至正五年(1345)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刻《金史》的刻工之一,朱仁卿曾于明洪武三年(1370)刊《元史》,古月曾参与刊刻元十行本《十三经注疏》。与他们共事过的刻工,或许就是本书的其他刻工,如同刊《金史》的沈亨甫与本书卷一的“亨”、朱二与本书卷十九中的“二”。朱显卿、朱仁卿自署籍贯“吴郡”,二人或是同族,吴郡即苏州。卷十二、卷十八的叶一均为“平江朱”所刊,也说明该刻工为苏州人士。

从本书的刊记与刻工可知,至正七年本是由念常募缘,苏州僧俗施资,以苏州一带刻工在嘉兴城东的云门庵刊刻的。元代江浙等地雕版一如宋风,版心多记字数、刻工,增加了赵体字风格,至正七年本皆符合其特征,故应当是元浙本。

本书第一册扉页钤“绍和筠岩”、“东郡杨氏宋存书室珍藏”朱文方印。虞集《佛祖历代通载序》首页钤“宋存书室”、“安乐堂藏书记”、“明善堂览书画印记”朱文方印。卷一目录页有“瀛海仙班”、“东郡杨绍和彦合珍藏”朱文方印。卷二十二末有“东郡杨氏鉴藏金石书画印”朱文方印。书末有“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”、“杨保彝藏本”朱文方印。从藏印来看,是书自怡亲王允祥的安乐堂、弘晓的明善堂、杨氏海源阁^②到北平图书馆,再到今天的国家图书馆,递藏源流

①王肇文:《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年。

②《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》著录的“元本佛祖通载,卷二十册”,《海源阁书目》著录的“佛祖通载,二十册”,正是此本。

十分清晰。此外,《季沧苇藏书目》著录有“佛祖通载 廿二卷 元板”^①。而怡府藏书的重要来源之一,正是季沧苇(振宜)旧藏^②。唯本书未见季氏藏印,是否确系由季振宜处归安乐堂者,尚待考察。不过季氏藏书目中之《佛祖历代通载》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著录了。

二、至正七年本《佛祖历代通载》是初刻本之后的增订本

1. 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在至正四年初次刊刻

至正元年(1341)虞集作《佛祖历代通载序》,其文曰:

近世有为《佛祖统纪》者,拟诸史记,书事无法,识者病焉。时则有若嘉兴祥符禅寺住持华亭念常,得临济之旨于晦机之室,禅悦之外,博及群书,乃取佛祖住世之本末,说法之因缘,译经弘教之师,衣法嫡传之裔,正流旁出,散圣异僧,时君世主之所尊尚,王臣将相之所护持,论驳异同,参考讹正,二十余年,始克成编,谓之《佛祖历代通载》,凡廿二卷。^③

念常历二十余年撰集,于至正元年“始克成编”,但并未付之枣梨,而是向上天竺住持本无、前四明阿育王山住持正印、径山守忠索序,三人皆于至正三年(1343)作序,其中径山守忠曰:“前嘉禾大中祥符住持梅屋禅师集《佛祖历代通载》成书求题……至正癸未秋径山守忠”,由是可知,直到至正三年秋,此书仍未付梓。至正四年(1344),念常又请同修觉岸^④撰《华亭梅屋常禅师本传通载序》,此时,《佛祖历代通载》的初稿基本定型。至正四年觉岸作序后不久,《佛祖历代通载》便进行了初次刊刻,初刻本的原貌若何?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存世版本较多,其中刊刻年代较早且具有校勘价值的主要有至正七年本、日本南北朝刊五山版、明宣德五年(1430)大慈恩寺刻本等,兹将各本内容结构列表显示如下:

表1

	至正七年本	五山版	宣德五年本 ^⑤
至正元年虞集《佛祖历代通载序》	1	1	1
至正七年念常《佛祖历代通载略例叙》	2		

①季振宜撰:《季沧苇藏书目》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37册,商务印书馆,1935年,第62页。
②陆心源著:《仪顾堂续跋》卷一“宋槧婺州九经跋”,《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》第18册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2年,第262页。
③念常撰: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一,《大正藏》第49卷,第477页上。
④觉岸(1286—?),元代僧人,号宝洲,有《释氏稽古略》四卷行世,念常为其作《释氏稽古略序》,二人曾同在晦机元照门下问学。
⑤需要说明的是,国图所藏宣德五年本并非全本,阙卷二、三、二十二。从宣德本两种现存完整的翻刻本:(明万历四年,1576)朝鲜全罗道绫城地狮子双峰寺刻本、明隆庆四年至万历六年(1570—1578)释性月募刻本可以推测,宣德本所载史实止于元统元年,书末有至正三年本无、正印、守忠所作的跋。

《佛祖历代通载凡例》		2	3
《佛祖历代通载目录》		3	4
正文	3	4	5
至正四年觉岸《华亭梅屋常禅师本传通载序》		5	2
至正三年本无、正印、守忠跋	4	6	6

说明:1.表中数字表示各部分内容在书中的排序。2.至正七年本目录在每卷之前,正文内容止于至正四年。其他二种版本,正文内容止于元统元年。

上表所列《佛祖历代通载略例叙》为念常至正七年作,显然这部分内容不应该出现在至正四年刻本中。此外,在《佛祖历代通载》版本系统中处于次要一级而未能在上表中体现的日本庆长十七年(1612)本国寺活字印本、庆安二年(1649)刻本内容结构与五山版相同,朝鲜仁粹大妃本(1472)、全罗道绫城地狮子双峰寺刻本(1576)、明隆庆四年至万历六年(1570-1578)释性月募刻本与宣德五年本相同^①。由此可知,上表所列其他六项内容是五山版、宣德本等共有的,表明它们是同源的关系,则这六项内容为初刻原貌当无疑问,只有觉岸《华亭梅屋常禅师本传通载序》之位置在书前或书末尚难确定。

为何将初刻时间定在至正四年?因为除至正七年本之外,现存各本均有至正四年觉岸所作序,说明初刻本是有觉岸序的,则最早刊刻时间应在至正四年。

初刻本虽已不传,但五山版是此本的覆刻本,故其面貌可以据以推知。将至正七年本与五山版对勘,发现二者在版式、文字^②、刊记^③、刻工^④等方面高度相同,也从侧面说明五山版是对初刻本的忠实覆刻。同时也能说明,至正七年本是在初刻本原有版片基础上进行增补,而非重新开版。

2. 增刻的内容与时间

经校勘可知,念常在原版基础上增刻了约3500字的内容,增刻的内容是云慈广济大师的行状以及元统元年甚至正四年(1333-1344)间的部分史实。古人刻书,殊非易事,非具备相当之人力、物力、财力不能成其事。延祐三年(1316),

①此外,《佛祖历代通载》收在《永乐北藏》的“亩”、“我”、“艺”、“黍”四函,是明神宗万历七年至十一年(1579-1583)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命工刻造续藏41函时增入的,其底本是宣德五年本。《永乐南藏》本、《径山藏》本、《龙藏》本皆源出《永乐北藏》本。

②至正七年本中“禅”、“断”、“尔”、“属”、“尽”、“隐”、“经”、“礼”、“条”、“终”、“乱”、“来”、“时”、“体”等简体字,“𣎵”、“𣎵”、“𣎵”、“具”、“𣎵”等俗字,以及避宋讳之处如“弘”、“桓”、“恒”、“匡”等,五山版皆同。

③上文所引六条刊记中的前两条,二本皆有。后四条至正七年本原有刊记之处,五山版有明显的剜版痕迹。

④五山版是由元赴日的陈孟荣、俞良甫、陈伯寿、陈孟才操刀刊刻的,然该本也保留了部分覆刻用底本上的刻工名,如卷一十一的“吴郡朱显卿刊”等。

念常住持嘉兴祥符寺,“至正四年,行宣政院以觉云为丛林硕德,檄选以主兹寺”^①,即至正四年以后,念常去职,应有馀暇对原作进行修订与补充。增补之后,由于需要募缘等客观原因^②,到至正七年才在撰写了《佛祖历代通载略例叙》之后将增补的内容进行刊刻。念常之卒年在至正十年(1350)之后,故此书的增补应当是念常在世时亲自进行的。

3. 增刻本与初刻本的区别

至正七年刻本与初刻本最大的不同是多了《佛祖历代通载略例叙》,末署“至正七年龙集丁亥五月五日前嘉兴路大中祥符禅寺住山比丘念常叙”,少了《佛祖历代通载凡例》和至正四年觉岸所作《华亭梅屋常禅师本传通载序》。这三篇文字的关系,仍可由校勘获知。兹将其中文字相似之处分别列表2、表3如下:

表2

《佛祖历代通载凡例》	至正七年念常《佛祖历代通载略例叙》
……帝师所说彰所知论冠于篇者,尊之也。	敬辑帝师所说彰所知论冠于篇首者,尊令也。
吾佛世尊未生以前时代,本不与书,欲便初学,卷自太古始。	吾佛未生以前时代,本不与书,欲便初学,故自太古始,
往古帝王即位、改元、崩殂及僭国之主,宰臣护教尊法者,略见始末,馀不书。	其于帝王即位、改元、崩殂、僭国之君及宰臣护教尊法者,略见始末,馀不书。
帝王于圣教御制赞序及大臣硕儒撰述,其间有关大教者,皆具载焉。	帝王于圣教有所御制及大臣硕儒撰述,其间有关涉教门者,亦皆具载。
僧道对析论辨,详收始末,以备参考。	其于僧道对析论辨,详书以备参考。
世尊示灭之后,凡经百年必书,其于旃檀像及教被东土之年仿此。	世尊示灭,凡百年一书,旃檀像及教流东土之年仿此,
佛祖传法偈,翻译详见梁大同六年。	以至佛祖传法偈,或疑无翻,盖未之考,今详著于梁大同六年之下。
教门事要,异同讹正,略加考定,据诸传记摭集,不以私臆谬加论辨,	若夫教门事要,异同讹正,略加考定……不以私臆谬加论辨。
或恐繁失于冗,简失于陋,以俟博雅之士,	或恐繁失于冗,简失于陋,愿与君子商之,以俟博雅,

①《两浙金石志》卷十八《元祥符寺碑》,《石刻史料新编》第一辑第14册,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,1977年,第10641页。

②卷二十二增补内容的结尾处有刊记“平江卧佛前住持比丘传教助钞肆锭,镂版一卷,所冀佛日与帝日长明,金轮共法轮常转者”一则。

表3

至正四年觉岸 《华亭梅屋常禅师本传通载序》	至正七年念常《佛祖历代通载略例叙》
禅师世居华亭，黄姓。父文祐，母杨氏，初祈嗣于观世音，	念常本华亭黄氏子。母杨尝祈嗣于观音，
忽一夕梦僧，庞眉雪发，称大长老托宿焉，因而娠。	梦老僧自称大长老托宿而娠。
至元壬午三月十有二日诞于夜。	生于至元十九年壬午三月十二日亥时。
年十二……依平江圆明院体志，习经书。	韶岁依圆明院僧体志出家，习读经史。
元贞乙未，江淮总统所授以文凭，薙发受具。	元贞乙未，给总统所文凭，薙发受具。
弱冠，游江浙大丛林，博究群经，宿师硕德以礼为罗延之，皆撝谦弗就。	弱冠时，游江浙大丛林，博究经律，宿师硕德以礼为罗延之席上，皆撝谦而已。
至大戊申，佛智晦机和尚自江西百丈迁杭之净慈，禅师往参。	至大戊申，佛智晦机禅师自百丈赴净慈，怀香参承。
承值上堂，佛智举太原孚上座闻角声因缘……有省于言下，投丈室呈所解。佛智颌之，遂俾掌记室……服勤七年。	值师上堂，举太原孚上座闻角声因缘，脱然有省，遂呈所解。师颌之，俾典记室。服勤七载，
延祐乙卯，佛智迁径山，禅师职后版表率。明年，朝廷差官理治教门，承遴选瑞世嘉兴祥符。	延祐乙卯，先师迁径山，再参筹室，令归后版。次年，朝廷差官拯治教门事，公举住嘉兴祥符。
至治癸亥夏五，乘驿赴京，缮写黄金佛经，暇日得以观光三都，游览胜概，礼五台曼殊室利，	至治癸亥，应选赴京缮写金字藏经，观光三都之胜，游礼五台，

看来念常是将觉岸《序》与《凡例》合二为一，撰成新的《略例叙》，既曰“略例叙”，已含有“凡例”、“叙言”之意。因此，觉岸《序》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，这应当是至正七年本没有觉岸《序》的真正原因。

此外，增刻本将初刻本卷二十二所载临济正宗碑、乞台萨里神道碑、佛国普安温禅师塔铭删去，并将正文之前的《佛祖历代通载目录》（全书目录）按照卷次拆开，分别置于每卷之前，文字略有增删，如全书目录至“今上皇帝万万岁”结束，至正七年本在“今上皇帝”之后增加了“京都庆寿智延禅师”、“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并论”，以期与补刻的正文对应。

另外，书末的刊记“嘉兴城东柴场湾/云门庵印行/徒弟子夔、可斡董工”出现在五山版、庆长本、双峰寺本中，应是初刻本所有的。因至正七年本后有增订，故将其删去了。

三、至正七年本《佛祖历代通载》之学术价值

首先，至正七年本年代最早，又经过作者念常在原版基础上的修订与补

充,是最终的定本,具有其他初刻本的衍生版本所没有的价值。以文字校勘论,在《佛祖历代通载》的现存诸本中,至正七年本、五山版最为精审,其余各本皆出此二本之下,试举例如下:

1. 卷十“及于相州战场立寺,七日行道,任人布施,限十文而止。所施之钱,以供营塔。若少不充役,正丁及用库物”。

按:正丁,指对国家有纳税和服役义务的成年人,《晋书·食货志》:“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,十五已下至十三、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……”^①《旧唐书·高季辅传》:“正丁正匠,不供驱使;和雇和市,非无劳费。”^②至正七年本不误,五山版、庆长本、庆安本皆讹作“正可”,万历本等讹作“正下”。

2. 卷十二“至如五千言中,大有好义,寿不能标列,而说圣人之名,计罪论刑,死有馀及”。

按:计罪论刑,至正七年本不误,宣德本、《永乐北藏》本、《径山藏》本、《龙藏》本皆因形近而误作“计罪论别”。

3. 卷十二“夏盛瓮中,冬藏地陷,缘不具故,毕竟不生。而人亦然,内则业感为因,外则父母为缘,身方得生。父母乖违,终无生理”。

按:乖违,指反常、颠倒,此处指缘不具备。至正七年本不误,宣德本、《永乐北藏》本、《径山藏》本、《龙藏》本皆误作“亦违”。

其次,至正七年本所载史实止于至正四年,其元统元年至至正四年间的史实为诸本所无,是内容完整的足本。学界利用《佛祖历代通载》,多为《大正藏》本,该本以日本增上寺报恩藏明本为底本,校以《缩刻大藏经》本,其卷十九末有宣德五年六月永宁住山释大海刊记^③,故此明本当为宣德五年本或宣德五年本之翻刻本。该本所载史实亦至元统元年结束,非内容完整之“足本”。至正七年本卷首又有释念常自撰《佛祖历代通载略例叙》,客观上为纠正《释氏疑年录》、《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》、《中国百科全书(佛教篇)》等工具书中所录念常卒年提供了新材料。《释氏疑年录》认为念常卒于至正四年,年六十三,但又称“至正四年似尚未卒”^④,其他工具书多认为念常卒于元统元年(1341)。据《佛祖历代通载略例叙》,知念常至正七年尚未卒。元刊本《释氏稽古略序》是念常于至正十年(1350)秋所作^⑤,则是年念常仍在世。“读书宜求善本”^⑥,诚不诬也。

再次,《佛祖历代通载》现存版本十余种,皆由初刻本辗转翻出,而至正七年本这一增补本的传本则极少见,这种稀有性任何其他版本所不具备的。

①房玄龄等撰:《晋书》卷二十六《食货志》,中华书局,1974年,第790页。

②刘昫等撰:《旧唐书》卷二十六《高季辅传》,中华书局,1975年,第2701页。

③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十九,《大正藏》第49卷,第684页下、685页上。

④陈垣著:《释氏疑年录》卷九,广陵书社,2008年,第151页。

⑤觉岸撰:《释氏稽古略》卷一,《中华再造善本》金元编子部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6年,第9页。

⑥苑书义等主编:《张之洞全集》卷二百七十,河北人民出版社,1998年,第9789页。

其保存的捐资寺院名称、住持法名、刻工信息及具体金额,为研究元代苏州附近地区寺院分布、住持僧人、刻书费用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,而这些文字在明刻本与和刻本中很少有保留。

因此,至正七年本符合善本“足本、精本、旧本”^①的所有特征,故整理《佛祖历代通载》时应考虑以其作为底本,再参以其他版本进行校订,可以扫去鱼豕,补残正讹。

四、余论

本文对元至正七年刻本的梳理,对于厘清以往的著录,应该会有一些帮助。如《韶宋楼藏书志》著录的“佛祖历代通载二十二卷,元刊本”,有“觉岸序,至正四年”^②,该本有至正四年觉岸序,则非至正七年本。而河田黼已指出陆氏藏书中元刊本《佛祖历代通载》为“明刊之误”,“此本有万历六年吴郡□寿寺沙门性月序。又有‘王昶’朱文、‘德甫’白文二方印”^③。故陆氏此本实为明万历六年释性月募刻本。又如《中国版刻图录》著录国图藏至正七年本,云:“此书采用编年体叙述历代佛教史实,至元顺帝至元四年止。至正七年平江路官吏僧尼在编者念常倡议下集资刻版,版藏嘉兴城东云门庵。明宣德五年、万历六年两刻本,即据此本影刻。”^④此说不确。一,至正七年本记载史实至元顺帝至正四年而非至元四年。二,宣德五年本、万历六年本皆止于元顺帝元统元年,与至正七年本不同。这是因为宣德本源于初刻本,而万历本又翻刻了宣德本。此外,王献唐先生旧藏《佛祖历代通载》残卷五卷,今藏山东省图书馆。由于王先生当时所得为残卷,未睹全貌,故将明宣德五年本误作元刊本,郭立暄先生已纠其误^⑤,此不赘述。

【作者简介】杨志飞,文学博士,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。研究方向:汉文佛教文献。

①苑书义等主编:《张之洞全集》卷二百七十,第9790页。

②陆心源撰:《韶宋楼藏书志》卷六十五,《清人书目题跋丛刊》第一册,中华书局,2006年,第737页。

③(日)河田黼编:《静嘉堂秘籍志》卷三十,《日本藏汉籍善本书目集成》第七册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3年,第50-51页。

④北京图书馆编:《中国版刻图录(增订本)》,文物出版社,1961年,第55页。

⑤郭立暄:《明代的翻版及其收藏著录》,《文献》2012年第4期,第26-27页。